

寂寞龙潭

□杨荻

后，眼前又打开了一重秀丽绵长的宽沟大壑，满目是葱郁的、丰满的山色。从茂密竹树的空隙，偶尔可以窥见下方沟底有一条几近千涸的溪涧，溪涧两旁密密麻麻的丛林里，可以隐蔽下一支十万大军。在溪涧上游，远处峭立的山崖顶，立着一座小亭。亭下山崖的“龙潭背”三个大字渐渐清晰起来。小祝说，那儿便是龙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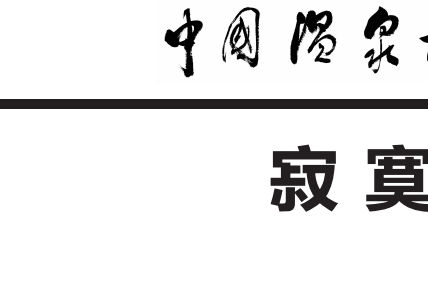
龙潭背下，三眼青黛潭水遥望如镶嵌在崖壁的温婉玉石，这是千百年的涧水在坚硬岩壁上不断冲撞、啃噬、挖掘形成的三个幽深洞窟（状如深井）。整条峡谷刀劈斧削，变幻莫测，险象万状。山崖上杂木丛生，古藤缠绕，走兽也望而生愁。在人定胜天的年代之前，这里是湍流撞开危崖捆缚、封堵的唯一路径，天长日久，峡谷被水流咬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龙潭让人想起柔弱胜刚强的素朴智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一路引领我们的蜿蜒渠水像一条青蛇钻进山崖之中，我们离开渠道，沿着绝壁凿出的石径攀上龙潭背，柱子红漆剥落的荒凉小亭——龙亭跃入眼帘。站在亭上回望，群峰回合，冈峦连绵，亭子一侧，短墙上书“龙宫深处”，字迹已经暗淡。离开亭子，穿过月洞，就是残败的避暑招待所，锁着门，空寂无人，只有墙角的野花肆意疯长，好似阴郁女人诡秘的笑容。随后又发现几幢古旧的建筑。这些建筑叠加在逼仄的崖坡上，酷似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城堡。在寂寥的城堡中心，我们遇见一个中年男子，姓赖，是电厂的职工，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了，今天只有他和另一人值班。赖师傅告诉我们，这里本可以食宿，但是管事的人出山去了（是从坝后的水库坐船出去的）。他帮忙打了通电话，说今天回不来了。天已黄昏，一抹夕光打在远处峰顶，有些回光返照的意味，想想返回的道路，不禁不安起来，又问赖师傅是否可以到龙潭村借宿，赖说，去村庄的路隐约难辨、崎岖难行，村里又多是老人，不一定有住处。看来，只有原路返回。

高墙下就是麻阳一级电站，正在发电，嗡嗡嗡的电机声和哗哗哗的水流声笼罩着整个峡谷。下到谷底，过一座小桥，拐个弯道，龙潭水库的巍峨拱坝屹立眼前。石砌拱坝高达四五十米，仰望像一道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城垣，黑褐色的立面上三道水痕清晰可见。岁月的流逝使得大坝与两侧的苍苍山崖融为一体，演化成自然的一部分。站在坝下，我想象着坝后深远淼茫的水域，那儿有没有一叶晚归的扁舟？

沿着水渠往回走，不久看见山涧与水渠的交互闸门，从电站流出的尾水被逼进水渠，开始漫长的行程，涧里则是大片连绵的岩板，低洼处汇聚着一个个晶莹小潭。绕过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渠水钻进隧道，脚旁，芜杂的榛莽中显露出一座观龙亭。亭子残破芜秽，积满垃圾。亭子下方峭岩直立，景象诡怪。我独自沿着陡峭的台阶一步步往下挪，先是看见栏杆外的一个竖洞，洞身最窄处只容一人，洞壁爬着黄绿的苔藓。扔下一颗石子，很久，才传来“咚”的一声闷响，洞底竟然有潭！盘绕而下，进到岩穴，光线变得异常昏暗，耳际有低沉的、细碎的瀑布声，攀上一块巨石，我发现自己站在深潭的上方。潭不大却深不可目测，不见天日，潭水泛着点点微光，像一只神秘之眼；在它上面的石罅中，一股水流跌入潭里，发出孤寂的声响。这就是龙潭的喉咙？或者传说中的地狱之门？我害怕崖壁后会突然闪出一个黑影或伸出一只手！缓缓转过身，面前一根硕大的石柱，撑着上方的亿万吨巨石，石柱与岩壁的缝隙中，借着相机的闪光，我又远远看到有个狭长的水潭。它与上方小潭落差不大，它的尽头有一点天光透入。这是两泓隐藏在山崖内部的暗潭，看来，这就是龙潭或龙宫了。此时，如同置身于迷幻的地宫之中，一股森森寒气直冲头皮，我飞快地离开这神秘莫测之地，当我逃上层层叠叠的阶梯，回顾下方，依然一片空洞死寂。

夜色已经从各处洞穴源源不断释放出来，这是自然力主宰的夜晚，混沌未开的夜晚，大山黑沉得像一块古墨。脚旁的水流偶尔撞击着山崖，翻出一个波浪，发出一声呜咽，还有山林里的宿鸟，发出异常清晰的啾啾声，除此之外，就剩下我们窸窣窣窣的急促的脚步声，显然带着某种焦虑。世界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变得迷离恍惚，它像一只黑箱子，把一切都收拾进去。离开水渠，是那道陡坡，我走走停停，来到那个小山坞（白天看到过荒坟），天已经全面黑下来，像一张绵密无缝的天网，而我们则像网里慌乱冲撞的游鱼。道旁衰草萋萋，浓密的柏树林已经黑成一片，恍若面临隐藏着什么，阴森可怕。我气喘如牛，浑身虚汗，想就地坐下，我深切感受到肉体是灵魂不可承受之重。李桑说：这是——我一辈子——走得——最累的——时候，也是走得——最慢的时候！小祝却拼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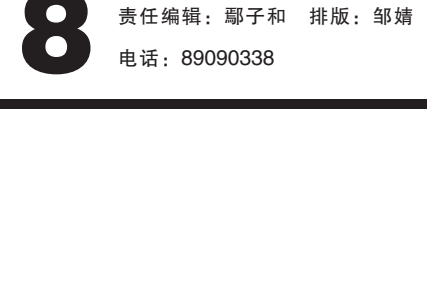
过去去，水浅时也可以趟水而过。在岩洞口，果然看见一根绷直的铁索，伸进黑黢黢的深洞里。眼下渠水丰盈，穿洞而过绝无可能，只有翻越山岭。攀上一处隘口，后面是更高的山峰。有飘忽的人语从树林后传出，我们终于遇见一群山民，两个背着晒簟的孩童、三个进山扫墓返回衣着俗艳的妇女、两个挑着鲜笋气喘吁吁的汉子以及一个肩扛一升厚木板的中年人。站在岭口眺望，层叠叠嶂，气势雄浑，这是记忆里某幅国画大师描绘祖国壮丽山河作品的局部。谷底（恰如巨大漏斗的底部），可怜地蜷伏着一个微小的村落，那是坞驮畈。向挑笋山民询问里程，说很快就到了。果然，刚刚翻过岭口，就听见绿豆子般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随后看见林隙的袅袅青烟——我以为那就是龙潭村了！下坡的石径窄、陡、滑，两旁长满绿森森的柏树，过柏树林，是一个小山坞，围着几块荒芜的水田，路边有一座凉亭，亭后是两个上坟的山民——路边就是一座老坟，刚培了新土，挑着苍白纸钱，他们刚刚祭奠完准备回龙潭村，我才知道龙潭村还在下面的深渊。山路急转直下，我们跟着他们一路下行，眼前又是斧削般陡峭的崖壁和蓊郁的灌木。来到一个山洼，耳朵灌满密集的泉声，山涧旁是起伏的茶园。那两个扛着锄头提着柴刀的山民停下了脚步，其中头发微卷面容朴厚的山民说，龙潭村在下方的峡谷里，还有好些路，而去龙潭则要顺着山腰的水渠走。他又善意地提醒我们，返回麻阳来不及了，到时可去龙潭村借宿。摆手告别，看着他们越行越远，不久变成两个颤动的黑点。

很快，穿山水渠又出现在眼前，它沿着山腰蜿蜒盘绕。要是二流诗人看了，或会感叹这是条游移的长龙（从这个角度讲，龙潭名实相符），或者勒着大山的一根绿腰带，而 I 想起毛主席的豪言壮语，想起李白的《蜀道难》，想起红旗渠。最奇妙的是人的构思，最伟大的的是人的意志！麻阳一、二级电站之间的盘山渠道长达十华里，一条笨笨不驯喜怒无常的青龙被牵着鼻子绕山穿洞，彻底改变了走向，这不是一流诗人的浪漫主义作品又是什么呢？水渠是从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里侧是直立的崖壁，外侧是百仞深谷——我曾瞥见脚下的绝壁上悬挂着一绺银白的细瀑，距离太远听不到响声。险峻的地段岸堤旁安装了水泥护栏，即使如此，我的内心依然战栗不安，仿佛行走在摩天大楼的边缘，一失足就休矣。行到灌木稀疏的路段，俯视山谷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矮下身子，右手紧紧攀住栏杆，更多的时候我并不四处张望，只是盯着渠水，让它平息我剧烈的心跳。看来，我有强烈的恐高症。碧绿的渠水像一匹细长的绸缎起伏滑动，它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比如说道）推动着，沉稳向前。渠壁隙缝中挤着菖蒲之类的喜阴植物，沾着苍苔，有一种罕见的紫红野花，像一群蛱蝶叮在湿漉漉的崖壁上。举目四顾，青山寂寂，莽莽苍苍，不闻人语回响。这又使我产生一种错觉：这绝非人力所为，这是神离开前留在大地的作品。

绕过几个山弯，出现一座跨在深切沟壑上的渡槽。渡槽由块石垒砌而成，形似一截城墙。在这儿，一条支渠通向更幽寂的山坳。沿着支渠走，在峰峦转折的偏僻处，建着一座微型水闸，闸后一泓小潭，潭水清冽无比，潭底的粼粼卵石历历可见。走进隐蔽的山坳，潺潺的水声回荡在空谷中，一摊摊的野花像喝了太多的琼浆，瘫软在地上。坐在光洁的溪石上静听泉声，仿佛进入了山水名篇《小石潭记》那悄怆幽邃的意境。倘若山水有灵，它应该期待着知音，譬如，永州秀丽的山水，在遇见柳子厚之前，是寂寞的，不是吗？

山谷遒远，不敢贸然进入，我们匆匆返回。渡槽的尽头是一孔引水岩洞，像大山的一只鼻孔。沿着台阶攀过山崖，继续顺着迤逦的渠道前行，它扭曲得愈加厉害，俯视谷底，越来越深越远，其中的羊肠小道细如一截麻绳。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是一个红衣的村妇在下面采茶，而那两位山民兄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走走歇歇，翻过一道山脊，远远看见了幽闭在深壑中的龙潭村，两条山涧在村口汇合，穿过村子。溪涧两边，散布着火柴盒似的黄色泥房，村道上有两个蚂蚁般的身影在蠕动。龙潭村被竹树蓊郁、高插云霄的山峰重重围困动弹不得，也令人担心，只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滚滚山洪，这个弹丸小村会消失得全无踪影。闭塞的龙潭村依旧不通公路，鲜笋、茶叶、山果、木材等依然只能靠肩挑手提出山，这里也没有手机信号。龙潭村是个另类，一个最后的部落，还在自行其是，它的结局是无。远远眺望，我们与自己至少隔着几十年的时光距离。龙潭村外高山互为犄角，纵横交错，状如迷宫，要下到村里也并非易事，可望而不可即。翻过一道小岭回到水渠，看看村庄，就已消隐在翠屏似的峰峦背



浙中，武义南部。气象万千的仙霞岭山脉，伟大壮阔的崇山峻岭。漫山遍坡的苍黄或青翠的竹海林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势不可挡地磅礴汹涌而来，汇聚成一连串巨大的绿色漩涡。麻阳，就位于某个漩涡的中心，三条绵延山谷的交汇处。山民的屋舍高低错落 在一条乡间公路的两侧坡地，让人想起日子 的长久和散淡，除了远处飘过一个无声的身影（也可能是一片云影），不见什么动静；高坡上，一棵孤独的、高挑的黑色柏树，远跳像一个日夜伫望的身影，冷寂的公路边码放着成堆成堆的去皮杉木，有些已经锯成层层叠叠的木板，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新鲜好闻的山林气息。我们抵达是正午时分，天空一副阴晴犹疑不定的表情。一只狗，低头嗅着鼻子，充满失落地沿着溪畔跑过。村庄与覆满毛竹的陡峭山坂之间，一条弯曲的溪流因为挡水坝的收束变得平静而清亮；在溪流上游的田畈，大片的油菜花激情开始消退，金黄色簌已变得稀疏，湿润泥土上落满星星点点的花瓣。菜地边缘的山崖，前行的公路静寂地划了半个圆弧，无声地消失在山峦背后，去了未知的幽深之地。

四月，是一个复杂的季节，深山之中残存着凄冷的氛围，似乎冬天依旧蛰伏在某一道溪谷中，但是，溪边野火般噼噼燃烧的山花表明：春天的猎猎旗帜已经插在了这儿。

麻阳村，隶属白姆乡，它是源口水库上游一条狭长山坞里一个较大的聚落，分为外麻阳、中麻阳和里麻阳，三地人家沿着河谷断续相连，或者隔溪相望。那些缠绕着藤萝的歪斜老树、积满陈叶的黑色瓦垄、被雨水冲刷出道道凹槽的黄土墙以及麻石镶砌的起伏村道，都让人深深地感触山里岁月的无限悠长：一个活得太久的老人不再苍老，内心再也波澜不惊。我有一种幻觉，那个叫孟浩然的诗人昨夜写就《宿武阳川》（“川暗夕阳近，孤舟泊岸初。岭猿相叫啸，潭影自空虚。就枕灭明烛，叩舷闻夜渔。鸡鸣问何处？风物是秦余”），并于清晨刚刚乘一叶小舟消隐于青山绿水间……。在麻阳古老的屋檐下行走，我似乎触及过岁月的禅机，一种恬然的宗教意蕴笼罩于山川之间，让人神思邈远，趋向空明。我走过溪上造型奇特但已黯然失色的水泥老桥，走进与禹王庙遥遥相对的基督教堂，一群老人在正在咏唱着赞美诗，他们沉浸在自己祥和的内心世界，脸上闪着生动的光泽。我走出教堂的拱门，一缕阳光像一把利刃从灰黑阴霾的缝隙刺出，淡淡地照着山野，似乎那就是上帝的光辉。

位于麻阳村口山嘴的麻阳三级水电站发出呻吟般的嗡嗡声，电站西侧那条灰白道路上空无一人，看上去一直在默默等待着我们的到来。水渠汨汨流淌着清水，润道空地，绿树丛中，掩蔽着横七竖八的几幢陈旧楼房，好似某个废弃的遗址，五六棵雪松高大挺直，树下绿草茸茸，氛围阴郁。谷底就是麻阳二级电站，水轮机房后面，一支巨大的输水钢管斜靠在山坡上，仰望，给人 以极致的视觉震撼，水管边上铺设的陡峻石级结着厚厚的苍苔，它一直通向天空深处，听说有一千级，号称步云梯，攀登石梯可以到达山腰的水渠。因为山势危险，我们选择了另一条山径，在旁人指点下穿过电站里侧的麻阳精密铸造厂。铁皮搭建的简陋车间里机声轰鸣烈焰熊熊烟尘弥漫异味刺鼻——头藏匿于深山腹地的工业怪兽，使人惊恐不已。我揣想，在古代，这里应该是逍遥诗人的一处隐秘的别业，或者是逸人处士的岩栖所在，然而现在它吞吐着钢铁、废渣、毒气和浓黑的烟雾。焊、锉、削、凿、敲、铲、切、磨、锻，这些动词发出的交响不绝于耳。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时代，技术和利润无孔不入，水泥和钢铁无孔不入，大地已无净土，一边是制造，一边是毁灭。慌不择路逃出厂房，沿着溪涧上行，前面已是上山的古道，一个中年山民正走下最后一级石阶。向他探问行程，他望望天色，说下午来不及返回了，要在山里住上一宿。这是条人迹罕至的小道，山路坎坷不平，乱石累累，不少山石依然有着锋利的棱角，山腰路侧就是悬崖陡壁，深不可测，让人胆寒。让人惊艳的是大棵农妇般健旺的杜鹃，枝头簇拥着火红或紫色的灼灼花朵，远望像大山跳跃的精灵，分外耀眼。转过一道峰峦，深壑里涧水的轰鸣突然洪亮起来，反衬出丛山的僻静，眼前无数的青黛峰峦奔突、攒聚、高耸，似排天的巨浪，“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翻上一道山梁，道路折向一道漫长的斜谷，涧水在乱石缝里无忧无虑地欢唱畅吟，山坡上长满芜杂深密的茅草，景象非常荒蛮。

水渠是猝然出现的，一渠碧水，从大山的隐秘部位源源涌出，沿着山腰蜿蜒而去，它平静地奔流着，不发出一点声响。同行的小祝说，这是穿越山岳腹心的龙潭隧道，长有一公里，以前可以躺在小船上顺着铁索拉

诗 2 首

□周寿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谁不想走向斯德哥尔摩，
从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
接过诺贝尔奖的金属奖章。
七十多座桥梁连接着
十四座岛屿和一个半岛，
仿佛这是一座高阶魔方的城市。
在坐落着中央车站的老城，
白日跟以往一样短暂，
神秘之光将在冬季出没。
东长街和西长街
横贯整座沉睡的岛屿，
在沙丘巴登，康有为回忆
那场失败铭心刻骨，
以后再也不会有新的胜利，
而历史正在洗刷悲剧。
年轻的艺术家们聚集在
南部的索德玛尔堡街上，
围绕着自己的恒星运转。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
最深沉的需要，
我们才明白
真正的旅行在于寻找自我。

奥斯陆精神

奥斯陆来自两个词语，
一个是神，一个是草地；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
没有比它更古老的城市。
群山与原野环抱着它，
温带阔叶林交相辉映；
穿过福罗尼尔公园，
仿佛走向一个雕塑的世界。
我们熟悉易卜生，
就像他是一个中国人；
汉姆生和温塞特至少在
诺贝尔文学奖中现身。
由弯弯曲曲的路径，
爱德华·蒙克沉着脸
离开这里，搬到巴黎，
但今天的奥斯陆只有明媚。
易卜生书房桌前仍然
放着一个地球仪，
世界已经认识挪威，
因为
奥斯陆开拓了人类的精神。